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辅导丛书

高中

读本

语文

外国小说欣赏

主编 ■ 李永茂

博采精选 通用

领悟鉴赏 表述

陶冶涵养 提升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辅导丛书

高中
语文
读本
外国小说欣赏

主 编 李永茂
本册主编 李永茂
编 者 罗勤芳 牟照宇
李永茂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教育出版社

版权声明

本书在策划过程中已取得了绝大多数著作权人的许可,尚有少数著作权人,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为了尊重所选作品的著作权,我们特委托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向著作权人转付稿酬。请著作权人与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联系,并领取稿酬。联系方式如下:

吴先生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3 号量子银座 1403 室

邮编:100191

电话:(010)82357059/58

传真:(010)82357055

网址:www.bookpod.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中语文读本. 外国小说欣赏/李永茂主编. —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10

ISBN 978-7-5303-7460-3

I. ①高… II. ①李… III. ①语文课—阅读教学—高中—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G634.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9898 号

高中语文读本 外国小说欣赏 李永茂 主编

出版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100120

印 刷 北京市通县华龙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16

字 数 175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03-7460-3/G·7376

定 价 1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82899187 010-58572750 010-58572393



致同学们.....

在科技迅猛发展、媒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在接受视频信号、音频信号，翻看大量报纸和阅读众多时尚杂志的同时，切不要忘了或放弃了对科技书籍和文化艺术书籍的阅读。

阅读书籍仍然是我们增进思想修养、获取科技知识、接受文化传统、提升精神品格的主要途径，是我们中学生巩固课内学习、扩大知识面、培养自主阅读和思考的另一大课堂。千万不要拒绝阅读书籍，千万不要以现代的声光电媒体来替代传统的文字书籍，尤其是我国的以汉字为载体的书籍。

汉字，她本来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这种形、音、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就是文化的有形积淀。阅读就是和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亲密接触。因此，我们必须阅读。

阅读能提高我们的思想，阅读能增长我们的知识，阅读能丰富我们的情感，阅读还会潜移默化地提升我们理解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阅读还是一种享受。阅读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学作品，你会感受到诗文深层的隽永内涵；你会浮想联翩，驰骋万里，去触摸幻想中的世界；假若是诵读，你还会感受到汉语所特有的章句美和音韵美。

阅读吧，你定会被书籍冶炼得思想深刻，你定会被书籍滋养得知识丰盈，你定会被书籍熏陶得情感丰富，你定会被书籍洗涤得心地纯美。

珍惜当前的美好时光，抓紧时间去享受阅读，“逝者如斯”，莫等白了少年头。

这套读本，突出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偏重于文学）。我们



认为,传承和发扬我国深厚的文化传统,有利于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虽然读本仅仅是管窥蠡测,但打开这样一个小小的窗口,同学们由此看过去,会发现我们现在的某些思想理念、情感追求和古代先贤是一脉相通的,在那里可以找到我们的“根”。

这套读本,我们还突出了现代语文载体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反映了语文作为交流工具的适用功能,它随着用途的细分和扩大,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语体和文体,又由于不同的人的独特个性,更加显得异彩纷呈。同学们在读的过程中,会体会到它们各自的特点,体会到汉语言的准确和优美,从而丰富自己的语言,提高语言能力。

编 者



雄浑壮阔、瑰丽深邃的长篇小说

复活(节选)/1

巴黎圣母院(节选)/11

收放自如、聚焦人生的中篇小说

一个人的遭遇/20

湖畔恋情/42

探幽发微、精致工巧的短篇小说

万 卡/70

一次危险的打赌/104

回乌梅拉的漫漫归途/74

珠 宝/109

德国军团里忧郁的轻骑兵/81

夜归人/114

白鸽与褐鹳/93

送到天堂里去的礼品/116

十字勋章/97

以小见大、包罗万象的微型小说

阿庆基“造反”/120

玛 莎/136

扔掉可惜/122

最近的一天/138

彩 票/124

不鼓掌的人/140

好 险/125

二十年以后/142

花园里的独角兽/126

母亲的来信/145

界 河/128

吻别孩子，吻别马尼拉/147

在柏林/130

父母心/148

他们要学狗叫/132

一个老人的问题/151

沼泽地/134

雄浑壮阔、瑰丽深邃的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向来以其巨大的容量而在各种文类中占有优势。它给作家提供了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细致地刻画人物形象,多方面地描写人情世态与自然环境的巨大的空间。以欧洲文学为例,300年来,长篇小说这种优势基本未变。欧洲小说自18世纪勃兴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长篇小说在19世纪的发展,达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到了20世纪,欧洲的长篇小说有了更大的发展,其出版数量之大,令人咋舌。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中,小说家占绝对优势,而在小说家当中,以长篇小说为主要成就的又居绝大多数。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长篇小说在今日世界文苑中地位之重要和生命力之旺盛。

长篇小说在19世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流派勃兴而蔚为大观,其中最杰出者有斯汤达尔、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乔治·爱略特、福楼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哈代、左拉、莫泊桑等作家。他们的创作,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长篇小说以其巨大的容量、辽阔的体制有着其他体制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从大的方面说,优秀的长篇小说映照时代风云,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这些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命题无不涵盖;从小的方面谈,优秀的长篇小说亦能显微具象,个体的特性与共性、具体表象与内涵本质、善恶美丑与冷暖炎凉无不尽现。由此观之,长篇小说实在有其无与伦比的社会批判与审美价值。

复活(节选)^①

列夫·托尔斯泰^②

提示·引导·参考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迷惘、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①选自《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汝龙译。 ^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其他作品还有《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等。他被列宁称赞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最深刻、最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中不朽的名著之一。

全书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

玛丝洛娃是一个农妇的女儿,母亲在女地主索菲亚姐妹的牛奶场上工作,父亲是流浪的吉卜赛人。玛丝洛娃三岁时,其母亲去世,女地主看她长得清秀,便把她收养下来。玛丝洛娃十六岁时,爱上了女地主的侄儿、年青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在一个复活节的晚上,他和玛丝洛娃发生了肉体关系。临别,他塞给玛丝洛娃一百卢布,便到部队去了。此后,聂赫留朵夫连封信也没捎给过她,她却怀孕了。

当聂赫留朵夫的姑姑知道玛丝洛娃怀孕后,便把她从家里赶了出去。她为了生活,只好去给人家当女仆。但每次都遭到男主人的调戏和侮辱。生下的孩子也死了。最后,她沦落到基达叶娃妓院,成了妓女。

十年后,玛丝洛娃因受一起人命案的牵连,受到法庭的审判。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个西伯利亚商人司蔑尔科夫到妓院寻欢作乐,茶房卡尔青金和当过使女的包奇科娃,见商人有钱便起了谋财害命的念头。他们把一包药粉交给玛丝洛娃,要她放到商人茶杯里,骗她说是安眠药。当时,玛丝洛娃正被商人纠缠得厉害,想摆脱他,便照样做了。结果商人被药死了。案子发生后,茶房和使女贿赂律师,把罪责全栽在玛丝洛娃的身上。

法庭上,一位妓女因被控偷钱而遭到四年苦役刑的判罚,作为陪审员,聂赫留朵夫公爵发现眼前的被告原来竟是玛丝洛娃。她原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少女,七年前,被聂赫留朵夫诱奸怀孕后,又被主人赶出家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沦为妓女。如今他看到由于自己的罪孽而堕落的玛丝洛娃,良心受到了深深地谴责,决定为被诬告的玛丝洛娃奔走申冤。

他找到审判庭长,希望撤销原判。遭到拒绝后,他又遍访社会名流,在城市间来回穿梭,不辞辛苦地为上诉做着准备。然而正如意料中的那样,上诉失败了。于是他放弃土地,将其分给农民;抛弃优越的贵族生活,陪着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流放。途中,他又极尽所能地帮助那些“根本无罪”的囚犯,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地感动着玛丝洛娃,开始不自觉地为他改变着:慢慢地开始听他的话,逐渐地学会了保护自己,并且戒掉了抽烟、酗酒的恶习。但是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地位,她最终拒绝了他的求婚,而同深爱她的“革命者”西蒙松结合,从而使得男女主人公都达到了精神和道德上的“复活”。

《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后期的一部作品。它对俄国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并以主要的篇幅揭露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得很中肯,说托尔斯泰“在晚期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 and 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的艺术家”。

节选的四节,主要写审判之事。作者将相关审判人员的面目做了极细致的描述。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司法的现状。将案件交给这样一群人去审理,自然没有法律公平可言,玛丝洛娃的冤情注定得不到申雪。

小说在全景式的叙事过程显示了极高超的技巧,各色人等依次出场,丝毫不乱;事件过程脉络清楚分明,既不拖沓,更无遗漏;其间穿插的精工细节,对人物性格、心理、形象作了画龙点睛式的刻画。阅读过程一定要仔细体会。

六

这个法庭的庭长很早就来到法院里。庭长是个又高又胖的人,留着一大把正在变得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成了家,可是过着极其放荡的生活,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



两个谁也不管谁。今天早晨他接到一个瑞士女人的来信，她去年夏天在他家里做过家庭教师，现在从南方来，到彼得堡去，路过此地。她信上说今天下午三点钟到六点钟之间她在本城“意大利旅馆”里等他。因为这个缘故，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审完，以便腾出工夫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里耶芙娜。去年夏天他在乡间别墅里已经跟那个女人打得火热了。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从文件橱的下面一格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旁，向下举了二十回，然后把哑铃举过头顶，把身子轻巧地蹲下去三次。

“再也没有一种办法像洗淋浴和做体操这样能保持人的元气的了，”他暗想，用他那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了摸右臂上部绷紧的一大团肌肉。他还有一套旋舞的动作要练（他在进行长久的审讯工作以前总要先练这两套把式），不料这时候房门动了一下。有人要推开房门。庭长赶紧把哑铃放回原处，开了门。

“对不起，”他说。

一个法官走进房间，他个子不高，耸起肩膀，戴着金边眼镜，愁眉苦脸。

“玛特维·尼基契奇又没来。”法官不满地说。

“这是说他还没有到，”庭长一边穿上他的制服，一边回答说，“他总是迟到。”

“真奇怪，他怎么会不怕难为情。”法官说，生气地坐下来，拿出一支纸烟。

这个法官是个很死板的人，今天早晨跟他的妻子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冲突，因为他妻子已经把他交给她供这个月使用的钱提前用完了。她要求他预支一笔钱，可是他说他决不改变他的章法，结果大吵了一顿。他的妻子说，既是这样，那么家里就不预备饭了，他回到家里来休想吃到饭。吵到这儿，他就走了，深怕她真按她威胁的那样办事，因为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过规规矩矩、合乎道德的生活，反而落到这样的下场。”他瞧着面带笑容、健康快乐、性情温和的庭长，心里暗想。庭长正往宽里张开两个胳膊肘，用他那双好看的白手在制服的绣花衣领两边理顺又密又长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永远心满意足，高高兴兴，我却总是活受罪。”

书记官走进来，带来一份案卷。

“多谢多谢，”庭长说，点上一支纸烟，“我们先审哪一案？”

“我看，就审毒死人命那一案吧。”书记官仿佛漫不经心地说。

“嗯，也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心里盘算这个案子倒可以在四点钟以前审完，审完以后就可以走了，“那么玛特维·尼基契奇没有来吗？”

“直到现在还没来。”

“那么布列威来了吗？”

“来了。”书记官回答说。

“那么，要是您见到他，就请告诉他，说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布列威就是在这次审讯中负责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走到长廊上，遇见了布列威。布列威高高地耸起肩膀，没有扣制服胸前的纽扣，胳膊窝底下夹着一个公文包，顺着走廊很快地走去，几乎是在跑步，鞋后跟嘎吱嘎吱地响，他那只空着的手甩来甩去，翻过手掌来对着前面。

“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您一声：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问他说。

“不用说，我总是准备好了的，”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一案？”

“毒死人命案。”

“那很好。”副检察官说，其实他丝毫不认为那很好。他通宵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送行，喝了很多酒，又玩纸牌，一直打到深夜两点钟，然后坐着马车去找女人，他们去的地方正好就是六个月前玛丝洛娃住过的那家妓院，因此他恰巧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一案的卷宗，目前想去草草地看一遍。书记官是故意刁难，明知他没有看毒死人命一案的卷宗，偏偏建议庭长先审这一案。书记官按思想方式来说是自由派，甚至是激进派。布列威却是保守派，甚至如同一切在俄国做官的日耳曼人一样，特别笃信东正教^①。书记官不喜欢他，嫉妒他的职位。

“哦，那么关于阉割派^②教徒的案子怎么样了？”书记官问。

“我已经说过，我不能答应审问这个案子，”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要向法院申明这一点。”

“其实那是完全没关系的……”

“我办不到。”副检察官说，仍旧甩动着胳膊，往他的办公室那边跑去。

他借口有一个对案情来说完全不重要和不必要的证人传不到庭而拖延阉割派教徒的案子。他这样做仅仅是因为这个案子由受过教育的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就可能以宣告无罪释放而结案。一旦跟庭长商量妥当，这个案子就必然会移交县城的法院去审理，那边的陪审员当中农民比较多，因而判罪的机会也就大得多。

走廊上的活动越发热闹了。人们大都聚集在民事庭附近，庭上正在审讯方才那个仪表堂堂、喜欢了解讼案的陪审员先生所讲过的案子。在审讯的休息时间，从民事庭里走出一个老太婆，那个天才的律师已经大显神通，把她的财产夺过来，交给一个生意人了，其实那个生意人没有丝毫权利得到这笔财产。这一点连法官们也是很清楚的，原告和他的律师就更清楚了。然而他们想出来的巧计已经把案子弄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要想不把老太婆的财产夺过来，要想不把它交给生意人，已经不可能了。老太婆是个胖女人，穿着华丽的连衣裙，帽子上插着些大花朵。她从门里走出来，在走廊上站住，摊开两条又粗又短的胳膊，对她的律师反复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倒要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啊？”她的律师瞅着她帽子上的花，心里在盘算什么事，没有听她讲话。

那个著名的律师跟在老太婆身后，很快地从民事庭的门里走出来，他的衬衫的硬胸衬嵌在领口很宽的坎肩里，平滑发亮，他那洋洋得意的脸上也同样大放光彩。他施展手段，弄得戴花的老太婆倾家荡产，而那个送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却得到了十万以上。所有的眼睛一齐盯着律师，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他的全身好像在说：“用不着对我做出什么钦佩得五体投地的表示。”他很快就从大家身旁走过去了。

^①东正教：与天主教、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因由流行于罗马帝国东部希腊语地区的教会发展而来，故又称“希腊正教”。后俄罗斯等一些斯拉夫语系国家相继建立自主教会，逐渐形成用斯拉夫语的俄罗斯正教。^②阉割派：基督教的一种宗派，为道德纯洁而阉割自己。

七

玛特维·尼基契奇也终于来了。于是民事执行吏，一个身体消瘦、脖子很长、步子歪斜、下嘴唇也往一边撇着的人，走进陪审员议事室里来。

这个民事执行吏是老实人，受过大学教育，可是任什么职位也保不牢，因为他常发酒狂症。三个月前他妻子的保护人，一个伯爵夫人，给他谋到了这个职位。他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这个职位，为此暗暗高兴。

“怎么样，诸位先生，人来齐了吗？”他说，戴上他的夹鼻眼镜，从眼镜上面往外看。

“看样子全到了。”那个心绪畅快的商人说。

“我们马上就来核实一下。”民事执行吏说，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单子，开始点名，有时从眼镜里面，有时从眼镜上面看一看被点到名字的人。

“五品文官伊·玛·尼基佛罗夫。”

“是我。”那个仪表堂堂、熟悉一切讼案的先生说。

“退役上校伊凡·谢苗诺维奇·伊凡诺夫。”

“有。”一个瘦子，穿着退役军官的军服，答应道。

“二等商人彼得·巴克拉肖夫。”

“在，”那个脾气温和的商人说，咧开嘴巴微笑着，“准备好了！”

“禁卫军中尉德米特里·聂赫留朵夫公爵。”

“是我。”聂赫留朵夫回答说。

民事执行吏从眼镜上面往外看，特别恭敬而又愉快地对他鞠躬，仿佛借此表示聂赫留朵夫跟别人有所不同似的。

“上尉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丹琴科，商人格利果利·叶菲莫维奇·库列肖夫……”

除了两个人以外，大家都到了。

“现在，诸位先生，请到庭上去吧。”民事执行吏说着，用愉快的手势指着门口。大家纷纷走动，在房门口互相让路，走进了长廊，再从长廊走进法庭。

法庭是个长而且大的房间。房间的一端是一个高台，有三层台阶通到高台上去。高台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上面铺着一块绿呢子，边缘上坠着深绿色的穗子。桌子后边放着三把有扶手的椅子，橡木的椅背很高，雕着花纹。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金边镜框，里面嵌着一张全身的将军肖像，色彩鲜明，穿着军服，挂着绶带，一只脚向前跨出一步，一只手扶着佩刀的柄。右边墙角上挂着一个神龛，里面供着头戴荆冠的基督圣像，神龛前面立着读经台。右边是检察官的斜面高写字台。左边，在写字台的对面，远远地有书记官用的一张小桌。靠近旁听席有一道橡木的光滑栏杆，里边摆着供被告们坐的长凳，现在还空着没有人坐。高台的右边放着两排供陪审员坐的椅子，椅背也很高。高台下边有几张桌子，供律师们用。这一切就是大厅前半部的摆设。有一道栏杆把法庭分成两半。后半部放满长凳，一排比一排高，一直伸展到后墙为止。



在法庭的后半部，有四个女人坐在前排的长凳上，像是工厂的女工或者女仆。另外还有两个男人，也是工人。这些人分明给法庭的庄严气象镇住，因此在胆怯地小声交谈。

陪审员们落座以后不久，民事执行吏就迈着歪斜的步子走到大厅的正中，仿佛打算吓唬在场的人似的，用响亮的声调叫道：

“升堂！”

大家就都站起来。法官们陆续登上法庭里的高台，领头的是庭长，肌肉发达，留着漂亮的络腮胡子。其次是脸色阴沉、戴着金边眼镜的法官，现在他的脸色越发阴沉了，因为临出庭之前他遇到了他的内弟，一个司法工作候补人员，这个内弟告诉他说，刚才他到姐姐那儿去过，姐姐对他申明说家里不预备饭了。

“那么，看样子我们得上小酒馆了。”他的内弟笑呵呵地说。

“这没有什么可笑的。”脸色阴沉的法官说，他的脸色变得越发阴沉了。

殿后的是第三名法官，也就是永远迟到的马特维·尼基契奇。他留着一把大胡子，生着善良的大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这个法官患胃炎，遵照医师的嘱咐从今天早晨起开始采用新的疗法。这种疗法使得他今天在家里耽搁得比平时更久。目前他正在登上高台，脸上带着聚精会神的表情，因为他养成习惯，总是用种种可能的方法来预测他向自己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案。眼前他就在占算：如果从办公室门口起到他的圈椅那儿止，他所走的步数可以用三除尽而没有余数，那么新的疗法就治得好他的胃炎，要是除不尽，那就治不好。他的步数本来应该是二十六，可是他故意把步子放小，正好在二十七步的时候走到了他的圈椅跟前。

庭长和法官们登上高台，身穿制服，衣领上镶着金色丝缘，气度很是威严。他们自己也感到这一点了，这三个人仿佛为自己的庄严气派发窘似的，赶紧谦虚地低下头眼睛，走到铺着绿呢子的桌子后面，在各自的雕花椅子上坐下。桌上高高地立着一个三角形的东西，上边雕着一只鹰。另外还摆着几个玻璃缸，而在小卖部里这种玻璃缸通常是用来装糖果的。桌上还有一个墨水瓶和几支钢笔，放着一沓干净的上等纸张和几支新削好的、长短不齐的铅笔。副检察官也跟法官们一块儿走进来。他仍旧匆匆地走着，一只胳膊下面夹着一个公文包，另一只胳膊仍旧甩来甩去。他来到窗边他的座位上，立刻埋头阅读和重看一些文件，利用每一分钟为审理这个案子做好准备。这个副检察官还只是第四次提出公诉。他功名心很重，已经下定决心要做出一番事业来，所以他认为凡是由他提出公诉的案件都非达到判罪的目的不可。这个毒死人命案的要害点，他大致知道，而且已经拟好他的发言大纲，不过还需要一些论据，目前他就在匆忙地从卷宗里把它们摘录下来。

书记官在高台对面的远处坐着，已经把可能要他宣读的文件统统准备好。这时候他在看一篇被查禁的文章，他昨天才把它弄到手，已经看过一遍。他打算跟那个留着一把大胡子、同他见解一致的法官谈一谈这篇文章，为此想在讨论以前把这篇文章再好好看一看。

庭长看完一些文件，向民事执行吏和书记官提出几个问题，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就吩咐把被告们带上堂来。栏杆后面的一扇门立刻开了，两个戴着军帽的宪兵握着拔出鞘来的军刀走进来，后面跟着三个被告，打头的一个是生着红头发和满脸雀斑的男人，随后是两个女人。那个男人穿着对他的身材来说显得太肥太长的囚大衣。他一走进法庭，就把他的两只手使劲贴紧大腿，同时翘起大拇指，借此挡住太长的衣袖，不让他落下来盖住手。他不看法官们和旁听者，却注意地瞅着他正在绕过去的那条长凳。他绕过长凳，在它的尽头，挨着凳边规规矩矩地坐下，好空出位子来给别人坐。然后他定睛瞧着庭长，两边腮帮子上的肌肉蠕动起来，仿佛在小声嘟哝什么话似的。在他身后，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女人，也穿着囚大衣，走进大厅里来。这个女人头上扎着囚犯用的三角头巾，脸色灰白，既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眼睛发红。她似乎十分镇静。她走到她的位子那边去，她的大衣不知被一个什么东西钩住，她却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把大衣拆开，坐下来。

第三个被告是玛丝洛娃。

她一走进来，法庭里所有男人的眼睛就一齐转到她那边去，很久都没有离开她的白脸、她的亮晶晶的黑眼睛、她大衣里隆起的高胸脯。就连宪兵在她走过面前的时候，也目不转睛地瞧着她，直到她走过去，坐下来为止。后来她坐好了，宪兵才好像省悟过来这不大对似的，赶紧扭过脸去，打起精神，直着眼睛瞧着前面的窗子。

庭长等着被告们在座位上坐好。玛丝洛娃刚刚坐下，庭长就转过脸去对书记官说话。

例行的手续开始了：清点陪审员的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的问题、决定他们的罚金、解决请假的陪审员的问题、指派候补的陪审员抵补缺席的陪审员。然后庭长折好几片小纸，放进一个玻璃缸里，稍稍卷起制服的绣花袖口，露出毫毛丛生的腕子，用魔术师的手法取出一个个纸条来，摊开，念上面的字。随后庭长放下他的袖口，请一个司祭带着陪审员们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头，脸胖得鼓鼓囊囊，白里透黄，穿着棕色法衣，胸前挂着金十字架，另外还有一枚小小的勋章别在他的法衣的侧面。他慢腾腾地迈动法衣里面的两条肥腿，往圣像下面摆着的读经台走去。

陪审员们都站起来，拥挤着往读经台那边走过去。

“请走过来。”司祭说，用他的胖手摸着胸前十字架，等候所有的陪审员走过来。

这个司祭已经在职四十六年，准备着再过三年就照不久以前大教堂里的大司祭那样庆祝他的任职五十周年纪念。自从法院开办以来他就在地方法庭里任职，而且很感到自豪，因为由他带着宣誓的已经有好几万人之多，而且他到了晚年仍旧为教会、祖国和家庭的利益出力。他日后给他的家属留下的产业，除一所房子以外，还有不下于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这样一笔钱财。至于他在法庭里的工作是带着人们凭《福音书》



宣誓，而《福音书》上是直截了当地禁止起誓的，可见他干的是不正当的工作，这一点他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他非但不嫌弃这种工作，反而喜欢这种干惯了并且常常可以借此结交许多上流人的职业。刚才他就不胜荣幸地认识了那个有名的律师，对他大为敬佩，因为他仅仅办了那个击败帽子上插着大花朵的老太婆的案子就挣到一万卢布。

等到所有的陪审员都顺着台阶登上高台，司祭就拿起一件肩袈裟，偏着他那白发苍苍、顶门光秃秃的脑袋，钻进肩袈裟的油腻领口，理了理稀疏的头发，然后扭过脸去对着那些陪审员。

“请举起右手，把手指头照这样捏在一起，”他用苍老的声调慢腾腾地说，举起他那每根手指头上都有小窝的胖手，把手指头搭在一起，做成捏着东西的样子。“现在请跟着我念。”他说，然后开始了，“凭万能的上帝，凭他的神圣的《福音书》，凭主的赋予生命的十字架，我应承而且宣誓：在这个案子里……”他说着，每说完一句就顿一顿。“不要放下胳膊来，照这样举好……”他对一个放下胳膊的年轻人说，“在这个案子里……”

那个留着络腮胡子、仪表堂堂的先生，那个上校，那个商人和另外几个人，都按照司祭的要求举起胳膊，捏着手指头，而且仿佛特别高兴似的，做得很准确，举得很高，可是其他的人却似乎做得勉强，敷衍了事。有些人背诵誓词的声音过于高亢，仿佛带着寻衅吵架的意味，那口气似乎在说：“反正我非说不可，非说不可！”有些人只是含糊其辞地小声念着，落在司祭的后面，后来好像害怕了似的，赶紧跟上去，却又合不上拍子。有的人带着雄赳赳的气势把自己的手指头捏得紧而又紧，好像深怕漏掉什么东西一样；有的人却把手指头松开，然后又捏紧。人人都觉得别扭，只有老司祭才毫无疑问地相信他在做一件很有益、很重大的工作。宣誓完毕，庭长请陪审员们选出一名首席陪审员来。陪审员们就站起来，拥到议事室去。他们到了那儿，几乎全都立刻拿出纸烟来，开始吸烟。有人提议推选那个仪表堂堂的先生担任首席陪审员，大家立时一致同意，然后丢掉或者熄掉烟头，回到法庭里去。当选的首席陪审员向庭长报告说首席陪审员已经由什么人当选，然后大家又走到那两排高背椅跟前，跨过别人的脚，分别坐好。

一切都在很快速地进行，没有一点耽搁，显得有点庄严。这种一丝不苟、循序渐进、庄严肃穆的气象分明使得参与其事的人感到愉快，而且肯定了他们的想法：他们是在做一件严肃重大的社会工作。这一点连聂赫留朵夫也感觉到了。

陪审员们刚刚坐好，庭长就对他们讲话，说明他们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庭长讲话的时候，不住地变换姿势：一忽儿用左胳膊肘倚在桌上，一忽儿用右胳膊肘倚在桌上，一忽儿靠着他的椅背，一忽儿靠着他的圈椅的扶手，一忽儿把一沓纸的纸边弄齐，一忽儿摩挲一把裁纸刀，一忽儿摸一支铅笔。

按他的说法，他们的权利就是他们可以通过庭长质问被告，可以使用铅笔和纸；可以检查本案的物证。他们的责任就是他们审判必须公正而不做假。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倘若泄漏他们的会议的机密，同外界私通消息，就要遭受惩罚。

大家毕恭毕敬地专心听着。那个商人朝四下里喷吐着酒气，不住地压下他那响亮的打嗝声，每听完一句话就点一下头表示赞成。

九

.....

“您姓什么，叫什么呢？”好色的庭长有点特别客气地对第三个被告说。“您应当站起来才是。”他看到玛丝洛娃坐着，就温柔亲切地补充了一句。

玛丝洛娃赶快站起来，带着依顺的神情挺起高胸脯，用含笑的、略微斜睨的黑眼睛照直瞧着庭长，没有答话。

“您叫什么名字？”

“柳包芙。”她很快地说。

这当儿聂赫留朵夫已经戴上夹鼻眼镜，趁庭长审问被告们的时候，依次瞧着他们。“这绝不可能。”他目不转睛地瞧着这个女被告的脸，心里想着，“她怎么会叫柳包芙呢？”他听见她的答话，暗自想道。

庭长打算再问下去，可是戴眼镜的法官拦住他，生气地小声说了一句话。庭长点一下头表示同意，再转过头来对被告说话。

“您怎么会叫柳包芙呢？”他说，“您登记的是另一个名字。”

被告没有开口。

“我问的是您的真名字是什么。”

“你当初受洗的时候取的是什麼名字？”那个生气的法官问。

“我从前的名字是卡捷琳娜。”

“这绝不可能。”聂赫留朵夫继续对自己说，可是这当儿他又毫无疑问地知道：这个人就是她，就是那个半养女半奴婢的姑娘，有一个时期他爱上了她，真心实意地爱过她，后来却在一种失去理性的疯魔状态里诱奸过她，过后又抛弃了她，从此就再也没有想起过她，因为这种回忆过于痛苦，过于明显地暴露他的真面目，表明他这个以正派自豪的人非但不正派，简直是用下流的态度对待这个女人。

对了，这个人就是她。现在他已经清楚地看出来那使得每一张脸跟另一张脸截然不同的、独特的、神秘的特点，这使每一张脸成为一张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不能重复的脸。尽管她的脸容不自然地苍白而且丰满，可是那特点，那可爱的和与众不同的特点，仍旧表现在她的脸上，她的嘴唇上，她的略微斜睨的眼睛里，尤其是表现在她那天真而含笑的目光里，不但她的脸上而且她的周身都流露出来的依顺的神情里。

“您早就该这样说才是，”庭长仍然特别温和地说，“那么您的父名呢？”

“我是私孩子。”玛丝洛娃说。

“可是按您教父的名字该怎么称呼呢？”

“米海洛娃。”

“她能做出什么坏事来呢？”这当儿聂赫留朵夫继续在想，他的呼吸费力了。





“您的姓，大家叫惯的姓，是什么呢？”庭长继续问她说。

“人家按我母亲的姓，写成玛丝洛娃。”

“您是什么出身？”

“小市民。”

“信东正教吗？”

“信东正教。”

“职业呢？您做什么工作？”

玛丝洛娃沉默了。

“您做什么工作呢？”庭长又问一遍。

“我在一种院儿里。”她说。

“什么院儿？”戴眼镜的法官厉声问道。

“您自己知道那叫什么院儿。”玛丝洛娃说，微微一笑，然后很快地往四下里看一眼，立刻又照直地瞧着庭长。

她脸上的表情那么异乎寻常，她那句话所表达的含意、她的笑容、她急忙向法庭里扫一眼的目光都那么可怕而又可怜，弄得庭长低下了眼睛，整个法庭刹那间十分肃静。这种肃静被旁听席上一个什么人的笑声打破。有人就嘘他。庭长抬起头来，继续问道：

“您以前没有受过审判和侦讯吗？”

“没有。”玛丝洛娃轻声说，叹了口气。

“起诉书的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请坐下。”庭长说。

被告就用盛装的女人整理长衣裙的那种动作把她身后的裙子底摆往上提了提，然后坐下，把一双不大的白手拢在大衣的袖管里，目不转睛地瞅着庭长。

这以后就开始传证人，再把他们带下去，接着又推定法医，把他请到法庭上来。然后书记官站起来，开始宣读起诉书。他念得清楚而响亮，可是太快，而且 П 和 Р 这两个字母的音分不清，结果他的声调就混合成不间断的嗡嗡声，听得人昏昏欲睡。法官们一忽儿把胳膊肘倚在圈椅的这边扶手上，一忽儿倚在那边扶手上，一忽儿倚在桌上，一忽儿把身子靠在椅背上，一忽儿闭上眼睛，一忽儿又睁开，彼此交头接耳。有一个宪兵好几次把刚要开口打呵欠的那种痉挛动作压下去。

在被告们当中，卡尔青金腿帮子上的肌肉一直不停地蠕动。包奇科娃十分镇静地坐在那儿，挺直身子，偶尔把她的手指头伸进头巾里去搔一搔头皮。

玛丝洛娃听着书记官朗读，眼睛盯住他，时而呆呆不动地坐着，时而全身一震、仿佛打算反驳似的，涨红了脸，后来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把手换一个放处，往四下里看一眼，随后又凝神瞧着宣读的人。

聂赫留朵夫坐在头一排尽头上倒数第二把高背椅子上。他取下夹鼻眼镜，瞧着玛丝洛娃，他的灵魂里在进行一种复杂而痛苦的活动。

领悟·鉴赏·表达

1. 在节选部分,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叙写法庭相关任职人员的生活琐事、性格、习惯等,想一想,作者这样写的意图是什么。如果把法庭看做一个社会的缩影,你能想到俄罗斯当时的社会有哪些弊端吗?

2. 节选部分人物众多,但作者用高超的技巧让每个人一一鲜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试将人物分门别类,并探讨作家对他们的情感与态度。

探索·创新·练笔

巴黎圣母院(节选)^①

维克多·雨果^②

提示·引导·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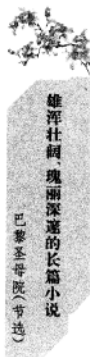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第一部大型浪漫主义小说。它以离奇和对比的手法写了一个发生在15世纪法国的故事: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道貌岸然、蛇蝎心肠,先爱后恨,迫害吉卜赛女郎爱斯梅哈尔达。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加西莫多为救女郎舍身。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整书的大致情节:中世纪的某个“愚人节”,流浪的吉卜赛艺人在广场上表演歌舞,有个叫爱斯梅哈尔达的吉卜赛姑娘吸引了来往的行人,她长得美丽动人,她的舞姿也非常优美。

这时,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罗德·孚罗诺一下子对美丽的爱斯梅哈尔达着了迷,他内心燃烧着情欲之火,疯狂地爱上了她。于是他命令教堂敲钟人,相貌奇丑无比的加西莫多把爱斯梅哈尔达抢来。结果法国国王的弓箭队长法比救下了爱斯梅哈尔达,抓住了加西莫多。他把敲钟人带到广场上鞭笞,善良的吉卜赛姑娘不计前仇,反而送水给加西莫多喝。

敲钟人虽然外貌丑陋,内心却纯洁高尚,他非常感激爱斯梅哈尔达,也爱上了她。天真的爱斯梅哈尔达对法比一见钟情,两人约会时,克罗德悄悄在后面跟着,出于嫉妒,他用刀刺伤了法比,然后逃跑了。爱斯梅哈尔达却因谋杀罪被判死刑。加西莫多把爱斯梅哈尔达从绞刑架下抢了出来,藏在巴

^①选自《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陈敬容译。
^②维克多·雨果(1802—1885),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领袖,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雨果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的所有重大事变。一生写过多部诗歌、小说、剧本、各种散文和文艺评论及政论文章,是法国最有影响的人物。雨果的创作历程超过60年,其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理论著,合计79卷之多,给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十分辉煌的文化遗产。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九三年》,诗集《光与影》,短篇小说《诺曼底号遇难记》等。



雄浑壮阔、瑰丽深邃的长篇小说
《巴黎圣母院》(节选)